A large, stylized cherry blossom graphic dominates the center of the cover. It features a large, light-colored circular center with a dark brown oval in the middle. Three long, curved red petals extend from the center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blue with a red shape at the top left and brown shapes at the bottom, suggesting a landscape or sky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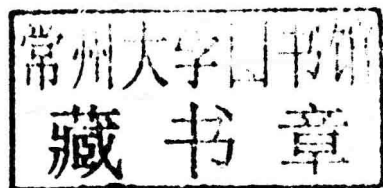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的
樱花

My Enemy's Cherry Tree

王定国
著

敌人的樱花

王定国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敌人的樱花 / 王定国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
2018.3

(王定国作品)

ISBN 978-7-5447-7260-0

I. ①敌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30013 号

敌人的樱花

作者: 王定国

本书版权经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译林出版社出版
简体中文版, 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6-187 号

敌人的樱花 王定国 / 著

责任编辑 周璇

装帧设计 任凌云

校对 梅娟

责任印制 颜亮

原文出版 INK印刻文学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
邮箱 yilin@yilin.com

网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 × 1240毫米 1/32

印张 6.625

插页 4
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7-7260-0

定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悲伤

我对声音十分敏感，有时敏感到不喜欢声音。

小时候就有一些迹象，最早学会的是沉默不语，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耳边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噪音。潦倒的父亲常因为我这种古怪，突然就会一巴掌打过来，气急败坏地叫着：讲话啊，汝讲话啊。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并没有伸手捂着脸，而是看着他的手掌停在半空，当它即将又要挥过来时，我几乎已经听见母亲藏在心底的哭泣，但她只能无助地站在旁边催促着：紧讲啦，汝紧讲啦。

通常都是因为父亲突然问了什么，而我没有回答。

他大概想要进一步了解这孩子究竟怎么了，曾在下工后跑到鹿港小学的操场，那时全班为了校运正在练习走步，我那同手同脚的笨模样混在队伍中，全都被他看在眼里，回家时他两手贴在腰后，整个人瘫靠在墙上，绝望地对我母亲说：恁爸惨啰……

十多年后一个寒冷的清晨，天边犹有几颗残星，我却已经穿着草绿色的军服，缓缓踏上广场前的司令台，独自面对着营区里数百名的官兵。我挺胸敬礼，目光如炬，喉咙里悄悄咽下冷冽的以及冷冽中逐渐回温的口水。

嗯，浩瀚人海苍茫，四下寂然无声，此刻的世界就等着我了。我从腋下取出了那本手册，请他们打开第几页，旋即听见一片翻书之声在夜色天光中飒飒齐鸣。

我开始读训。全场无一人盹睡，静谧中每只眼睛荧荧发亮，我那字正腔圆的铿锵之气如同君临天下，每个声韵摄人肺腑，每到一个段落结束犹有绕梁余音。我甚且喜欢训词中那些突然出现的啰嗦长句，喜欢那可爱的逗点一路绵延不绝，让我不必急于收敛情绪，嗓音有时高亢有时忽然婉转低回，像出征前的将领振奋着军心，也像个演说家来到忘我之处几乎飞上天际。

那时的我，转瞬之间离开了沉默的躯壳……

过后不久，二等兵成了军中红人，鹿港小子王某某，开始负责编导一个团康节目，原本只在连队晚会中取乐自娱，不料接下主持棒后屡屡过关斩将，杀进营部如同探囊取物，没多久还把整个旅拿了下来。且不只这样，两个月后不仅赢得陆总部第一名，还因此跑了两次摄影棚，连续几周在电视节目中登场现身。

悠悠数十年一瞬而去，我不曾说过的这段往事，一直到我结婚、生子之后依然藏在心里。所有的朋友，以及当时只能对我摇头叹息的父母亲，至今还没听说过当年的我曾经如此窘迫与疯狂，像个哑

巴突然一瞬间慷慨激昂，在那短短两年的军旅中把所有心里的委屈一次吐光。

我一直在摸索那是什么。同一个躯壳里，住着两种情感的肉体，强与弱对峙，热与冷相逼，当有一方耗尽力气时，另一方反扑回来接手残局。

我也在寻找那可怕的沉默究竟从何而来，只记得短暂的童年不停地搬家，搬家搬家搬了八次家，每个局促之地陌生荒凉，半夜从暖榻里醒来还有莫名的疑惧，害怕睡过头又将置身在另一处冰冷的寒微中。

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是悲伤。悲伤没有固定形式，不见得满脸泪水，它以沉默的姿态出现，含括着当时我的坚强、恐惧和孤单，长期把我禁锢起来，然后一瞬间把我释放。

那么，为什么那些悲伤还在呢，因为很多话还没有说完。

同样的躯体，两种不同的情感分道扬镳。

那字正腔圆的家伙，毕竟尝过了甜头，踏进了社会还保有一股铿锵之气，懂得人生没有想象中艰难，万不得已的时刻就该发声，把沉默踢到一边，只要勇敢就能说出原本说不出的声音。

他恢复了咬字不清的台湾话，从一个基层业务员做起，面对客人难免显露慌张，有时还会脸红，却又不知道改换跑道后何去何从，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，一直走到中年后的现在，伙伴们陆续走光了，他还留在路上。

另外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，啊，那沉默的我，十七岁开始迷上了阅读，文学启蒙来自寂寞的街头，常常独自站在一长排旧书摊的昏暗中，一字一句啃噬着文学的精髓，并且大量吞咽西方的文学主义和各式潮流，也试着把浅薄的字句写在纸上，脑海里充满了懵懂之美，在那孤寂的岁月留下了苍黄的画面。

四十年后，两种情感意外结合，完整的我总算回到了书桌前。

去年冬天，开始写作《敌人的樱花》。

初笔采用第三人称，写完首章颇为得意，节奏利落明快，人物进出满布悬疑，而且写作之笔居高临下，毫无沾染他人的卑微痛苦，真正创造了隐身幕后还能遥控生命情调的超然视野。

可惜并不符合当时写作这部长篇的初衷。

一个月后，从第一个字开始重写。同样是别人的故事，全都换成了自己的悲伤，这回不再天河辽阔，而是刻意局限在眼前所见的声影中，就像原本准备搭车穿越旷野，临时却绕进一条小路，跋涉很久才走了出来。

我在故事里没有名字，我的名字就是那个“我”，如同一粒稻穗去壳后变成白米，我也在去除“”之后恢复了想象的自由。因此，我又看见四十年前那个孤单的孩子了，他刚从鹿港小学的边门慢慢走出校园，穿着那件缩水的制服，依然还是那一副斜斜晃晃的模样，嘴角显然还挂着秋天残留的鼻涕，暮色里微泛着那孤单的潮湿的光影。

是放学后准备回家的吧，我蹲在地上，把他抱了起来。

这样一个把他人的悲剧看作自己的，而展开救赎和希望的旅程。

表面写着真爱的失落与追寻，实则放眼人生各种困境，当一个人的爱被挟持、理想被熔毁、未来被剥夺的时刻，这卑微而纯粹的故事何妨视为生命中的隐喻，用来指望一条非闯不可的道路，乃至终于不被挟持，不被熔毁，也不被剥夺。

简而言之，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悲伤。

目录

| 自序 |

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悲伤 1

第一章 1

第二章 35

第三章 90

第四章 155

| 推荐 |

爱的挽歌 / 陈芳明 175

平反“写实”，平反“悲情”
/ 杨照 180

一只羊与马林鱼 / 赖香吟 186

补白 / 初安民 192

如果还没准备好，
我们可以不要开始

午前的咖啡店没有客人。这是第一个客人。戴着土褐色的渔夫帽，走进来时并没有摘下，因为他突然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这是一间单人店，没有任何一个助手，店里只有我。

因此他来不及了。他胡乱地就着门边的椅子坐下，帽子还在头上，那张脸只好对着刚刚骑过来的脚踏车发呆，一切都像幻影，一阵风突然吹来，窗玻璃轻荡着恍如土地震动的声音。

沉默中免去了任何应对或者点单的程序，我像个机器人般取出杯盘，当磨豆声嘎嘎响起的瞬间，小小的店里马上陷入更为怪异的死寂。

咖啡喝不到一半时，他站了起来。

我提前一步推门出去，避免听见任何一句话或者让他买单，并且走到外面的路口等他离开。然而等了很久，他一直没有出来。我回头望了一眼，才发现他虽然走出了玻璃门，却独自坐在廊下的花台猛吸

着烟，那根烟已经吸到了滤嘴，吸到两颊都凹进去了，他却还紧咬着不放，像个输光了的赌徒舍不得丢弃它。

1

罗毅明抽完那根烟后，听说回到家就发病了。

他爬上了屋顶，那上面有一张铁椅，平常他喜欢坐在那里阅读书报，抬头刚好望得到河岸绵延而去的远山。这时应该是午后不久，但也有传闻正好黄昏，因为附近一个妇人正在阳台收衣服，她看见罗老先生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好像接收到一通神秘指令，没几下就跨上了栏杆。

妇人尖叫起来。邻居一个个跑出家门，里长亲自带来守望相助队的成员，从外面转进来的警车只能停在巷口观望着。罗老先生被搀扶下来时，脸色惨白，两腿还在发抖，对任何的问话一概不答。凝重的现场只有妇人的哭声，她一再对着警察描述当时的情景：她先看到一群鸽子，搬来这里五年，没有看过那么多鸽子突然一下子飞起来……

几天后我到市场购物，平常较熟络的店家明显转为冷淡了，沿街蹲在地上的摊贩们虽然生意照做，也没有几个愿意抬头看人。等我买完东西走出了视线，他们才偏着头彼此说起话来，整个小镇仿佛悄悄进行着齐声的怨怼，我只好像个罪人般低头离开现场。

不同的场合中，我也碰过几个主动搭讪的人，虽然不认识对方，他们却似乎怀抱着一一种共同的情感，一开口便表达出对罗毅明先生的关心，夸扬他是小镇上的善人，待人处事亲切慈悲，他家院子外面常有流浪的街友聚集，为的就是罗桑随时随刻都会站出来赏口饭吃。

罗毅明的善举并非谣传，有个志工单位的朋友亲口告诉我，这几年来，罗每个月底都会从信合社领出一笔钱，当场分装到信封里面，除了较远的公益团体采用挂号邮寄之外，其余他都按大小封袋放在脚踏车的篮子里，然后像个勤快的圣诞老人一路分送，在这滨海的小镇散发着仿佛迎春过节的欢欣。

我还听说过一则温馨的美谈：一个新来的邮差送信到罗宅，罗毅明出门喝喜酒去了，那邮差便在院墙外高喊了三大声的无名氏，纷纷跑出来的邻居看了那信封上的署名，才知道又一张捐款收据寄来了，为善不欲人知的罗桑毕竟又得到了善报，一个新邮差从此奠定了罗毅明感人肺腑的无名之名。

自从罗毅明发病以来，种种的怀念就像昨夜的冷菜再热一遍，所有的赞美集成一曲旋律，日夜穿流在小镇的街头，听了再听还是极为温馨感人，尽管在我回味起来是那么完全两样的悲哀。

但不用怀疑，我刚认识罗毅明的时候，对他也是同样充满着敬意，我甚至认为倘若这个社会没有他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不完整的，若是遗漏了他的风采，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温暖的榜样。

就算后来发生了那件事，把我刚起步的人生完全毁坏，我仍然没有对外声张。外面的世界需要和谐，小镇还在享受着—一个英雄散发出

来的荣光，我只好随俗地期待他能够活着；唯有让他清醒地活着，偶尔感受一下那些掌声所隐藏的嘲讽，偶尔体会他人痛苦所带来的折磨，这样他才记得有个人永远不会原谅他。

因此，当我得知他突然发病的这一刻，坦白说，我的心顿时纠结起来并且痛入了骨髓。严格说来，我非常伤心。

2

我去过的罗家，是一幢稀有的古老建筑，四面没有一块瓷砖，上下全由铁件、老木头和宜兰石搭配着黑瓦建构而成，为数颇多的短柱撑起了屋宅的基座，两层楼房浮出地面三尺，门前的院落横列着一条长长的穿廊，走在上面时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叫声。

五年前第一次的见面，我还记得罗毅明说了这样的话：这是父祖辈留下来的资产，不是我的，帮忙看管而已，我真希望赶快提前退休，免得银行又把我调来调去，一直都不能把这里当家。

尽管他那么谦逊，我还是仰慕着他的资历背景——他在独霸着金融业的大商银里担任要职，掌管着整个中部地区的贷款业务，可说是个位高权重的资深大经理，平常住在银行宿舍里，逢到假日才有机会回来乡下这个老家。

罗毅明回家算是度假，每周留宿一夜，通常只有一个短暂的早

晨供他清理杂荒。我和秋子到访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落叶耙成一堆，地上也扫净了，忙着蹲在水塘边匆匆洗手，准备带我们经过穿廊走进屋中。

他边说话边拭着额头，汗水穿透了上身的条纹衬衫，脚下还套着短筒的黄雨鞋。我们跟进屋里，有片刻时间他消失不见，出来时却已是一身干净的黑裤白衣，喉结上的纽扣一直没有打开，以致当他开口说话时，脖子下的皱纹交错在领口边扭动着。

我觉得他既高贵却又朴实，一看就是个非常干净的人。刚开始我虽然被房子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息所迷惑，其实更感激的是他独独对我们释出的热情，我不知道这种地方谁有资格进来，但至少轮不到我和秋子。我甚至在仅仅见过两次的情境中突然涌起一种卑鄙的想法：如果他是我的父亲就好了。我无法解释那种荒谬的念头，只能说从小我就经历过一个梦想的毁灭，而这又是当时的父亲无法替我挽回的。

对于拜访罗家，秋子似乎比我更为期待，她在一间摄影教室听过他义务辅导的课程，我们能被邀请到这幢首富般的古宅里，凭借的也是这个荣幸的因缘。秋子不见得处处讨人喜欢，但她对于学习某项事物颇有独特的坚持，好比还是生手的这一门摄影，她在专家面前可以快乐得像个孩子，上课时眼睛是发亮的，根本没想过那幽深的镜头有时看不到人生的难题。我想大约就因为她有这样的纯粹，罗毅明才把她当成女儿看待吧，否则这种富豪之地，我不相信有人可以随便走进来。

不仅是秋子热衷于这样的受教，我也因为担忧自己太过疏浅而

尽量乐在其中。只要听到罗经理又来一声热情的邀约，再怎么难以脱身，我总有办法远从台北县境的工区赶回台中，然后载着她往海口方向奔驰。一路上我们在风中兴奋呐喊，嗓子大过了摩托车的引擎声，秋子的双手环抱着我的腰际，我们在急速倒退的风中凭着新婚的爱情勇猛地穿行。

秋子习惯坐在客厅左侧电话旁的位子，右边则是罗毅明的单人沙发椅，他们不时对着相册里的照片比手画脚，气氛热络得仿如锅里煎着两条鱼。罗毅明甚且喜欢畅谈多年前初学摄影的趣事，也把他的得意作品铺排出来，桌上简直就像个小型摄影展，旁边的报纸、烟灰缸全都扫到空位上，就像我有时也甘愿坐在较为冷落的空位上那样。

他对秋子的指导毫不吝惜，除了解说摄影的概念与技巧，也频频拿着底片对映着玻璃上的光，俨然一位慈祥的长者站在明亮的窗边。他对着光说话，如同进行一场醉心的演讲，头发有些斑白，沉浸在那专业的教诲中显得非常动人。

至于我，那时的我，对于摄影这种需要热情才谈得出名堂的艺术，只能像个门外汉四处浏览着。房子真大，比任何一个梦境还要宽广。日式建筑散发着官舍般的气息，老木头的幽香时时飘来鼻心。我不知道一般人怎么看待这种境界，或许会生出一种绝望之感吧，会对自己的无能充满着羞愧吧？我倒是不会，小小的嫉妒当然有，却被自己的想象力安抚了，那时的我还不到四十岁，倘若他停下来等我，我至少还有二十年的岁月可以用来赶上他。

我一边胡乱想象，一边等着好学的秋子。她提出的问题有时非常古怪，譬如说暗房，进去暗房的时候要穿深色的衣服吗？譬如说黑白照片，万一刚好拍到五色鸟，哇，那怎么办？秋子的好学泄露了很多弱点，然而这些弱点却也是她的天真，就像她短发下的清纯，脸是干净的一张纸，眉头微微皱起来时，就像不小心沾到了大人世界里的尘埃。

但我喜欢这样的秋子，小小的愚笨总比聪明好，随时还有机会接受他人的启蒙，不像聪明的脑袋已经停滞在自我的算计中。何况她不笨，应该说略有一股傻气，这种特质反而使我爱她，因为我已经没有这种纯真的了，她刚好可以照亮我的阴影，减轻生命中某种特别沉重的东西。

也就是说，我不能没有秋子，我看见她的微笑才能感到幸福，看见她被赞美就像我自己也沾光、得宠那般。她双手捧着夏天的热茶，静静地听着老师说话，眼睛眨呀眨，脸上晕着欣喜的光，时时放下杯子拿起她的笔记说：“老师慢慢说呀，让我写完整一点。”

我相信罗毅明也被她打动了。他虽有雍容气度，却也有着拘谨的一面，开心起来时文文地笑着，牙齿含在嘴里，喜悦之情悄悄涌在沙哑的喉间。那第一次的见面，时间来到中午，他热情地留我们吃饭，我和秋子互看一眼，知道他一个人独居而作罢。倘若一切就在那天结束，留下来的印象将是个多么令人怀念的瞬间。可惜没多久我们又去造访了，那时还不到花季，窗外那棵大樱花仍然绿着满树的叶子，暗紫色的枝干在微荫的院子里映着神秘的光。

秋子离开我的时候，樱花还没绽放，我们一起失去了那年春天。

罗毅明突然发病，引起的骚动果然不小。

派出所来了两名员警，一个操着本地的海口音，一个大约是新进的菜鸟，一进门开始四处乱搜，看到低矮的天花板饰着一排垂帘，发现了毒窟似的，稀奇古怪地叫着，那紧张的态势仿佛马上就要拔出枪来。

他要我拿梯子给他架好，身手利落地爬了上去，那上面的夹层毕竟昏暗又低矮，只见他还在犹豫该不该前进时，突然一时的技痒吧，竟然撑着洞口两边的床板，耍起了双杠的引体妙技，于是那颗脑袋便领着勇敢的身躯穿顶而上，黑暗的顶板马上砰地发出一声巨响。

梯子被他踩歪了，一半的身体挂在夹层里，两条腿垂吊在外面。海口音的撑住梯子扶他下楼，那喊痛的声音变成了呻吟，抚着头顶怒视着我，场面变得有点滑稽。我倒了两杯水放在桌上，等他们过来展开侦查。

菜鸟警察有点不甘，捂着头皮说：“搞什么嘛，上面有什么机关？”

“床，枕头，还有一台收音机。”

“外面都在传说你跑来寻仇，看起来好像都是真的。”

海口音的表示同感：“有人说你卖咖啡是幌子，我想也是，这里卖咖啡就不对了，大热天为什么不卖青草茶。”他安慰着旁边这个受伤的脑袋，一边瞧着我的身份证，透过仪器操弄一番，等待资讯回应